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四

种世衡子右諤誼孫朴師道師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拼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

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紘為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

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

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

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歴二年鄜延經略使龎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懐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唆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人詐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商税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

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盜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㖫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㖫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㖫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㖫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

至諭以國家寛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開野利兄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祗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為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内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

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詁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种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太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為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

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諮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

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㖫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㖫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戸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懐逺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坌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皷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

為兩翼身為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禀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

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别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謂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謂即次境上帝以

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饑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

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為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

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寘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皷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紿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乗我馬從旗皷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為諤追之幾不免自

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氊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誚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趣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辭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

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内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别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令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

上閤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卨使誼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熈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絶塞中間保陪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閤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

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慴及洮州之役二
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
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
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
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鋭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
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
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

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烈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

後十人

師道字㬥叔少從張載學以廕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

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

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繫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

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為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

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

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逕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

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隷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頫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

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

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乗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宫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

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換節鎮洮軍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又使廵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

師道中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古援大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叚凝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

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還師中逐出境黏罕至大原悉破諸縣為鏁城法困之内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掎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

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趣
嚴約古及張灝俱進緇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日
抵壽陽之石坑為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
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
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
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夕
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韐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

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竪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

中欲出其背以擠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歳凛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于

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内外艱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龎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

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
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
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
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
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
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
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

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

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

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名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諠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先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先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
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
有司定後宫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
后同表㦯引却愼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
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負謗海内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為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

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場細故輒

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巳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巳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

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歴間鄉兵剌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勑榜於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

為翰林學士先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内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閣内祗候

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葢自此始矣百官
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
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
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詔奬光使善為荅辭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

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

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即

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

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

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
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
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
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
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
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
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

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内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

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

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
者設六語云若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
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
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
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
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
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覲新政

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吕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宫虚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

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户參軍

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丈母

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
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
為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為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
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
人服除名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
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
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願及
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

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廸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先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説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奬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

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

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

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隂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

而生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

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産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宫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

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
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
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
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
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
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
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
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

傳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

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為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正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讙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説凡士

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

鬼章青宜結久為洮河患聞朝廷彌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

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
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
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
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
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
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

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
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
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
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
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
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
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
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

其必助巳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
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巳語
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恩
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
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户參軍徽宗立
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禄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績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

程顥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廕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絶意進取安石為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

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
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
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説書其勸導
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
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
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
請當以揚畏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
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名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禄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羇寓淮泗閒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絶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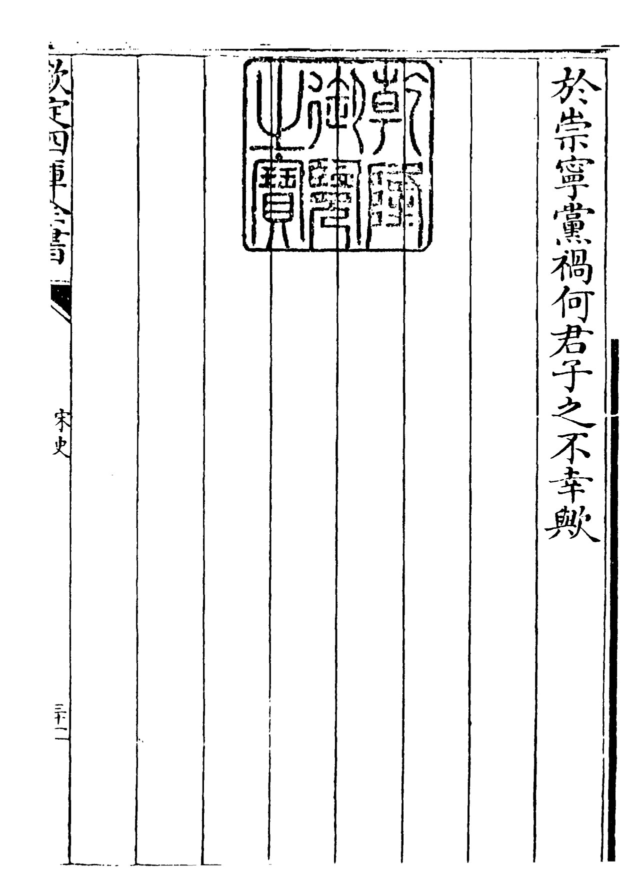
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押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

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慽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嬿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

改頴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

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壽呂勲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從子百禄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
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
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
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
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
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
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忽鬱而鎮處之晏如

經四年當遷宰相罷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
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
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
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
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
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
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

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寛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寛秦民備西南莫若寛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内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内帑均為有司今使外府滞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

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
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
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
論禮竝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彬護塟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塟推恩皆無
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
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勑凡內降非準
律令者竝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

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隂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

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

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

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

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别其賢

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

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

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宫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

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
其為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
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
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
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
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
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
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
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
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

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令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㫖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勑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㢢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

苗錢詔命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

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吕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
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邉事事敗則置而
不問反為之罪師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
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
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
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

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

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宫兼侍讀且欲以為

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宫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

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奬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

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
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
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
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
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兄鎡卒
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
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

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禄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禄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

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暌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禄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禄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横境内乎本

矍然即檄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訴人將為仇然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瘝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羣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

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為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為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鬭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

制刑以為無足疑原情以為無足憫則不可令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刋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

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髙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濼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揺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别

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圜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

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竝事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計納百禄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禄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為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禄以同省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禄大夫子祖述監頴州酒税攝獄掾閲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彦博稱其能以父隳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黄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

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㢸甍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

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脩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

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

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謟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

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

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脩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

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専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别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茍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覔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

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為之范氏自鎮

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

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

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静恭已以臨之虚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

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逺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

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

脩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閒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

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陜州言者論祖禹脩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

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